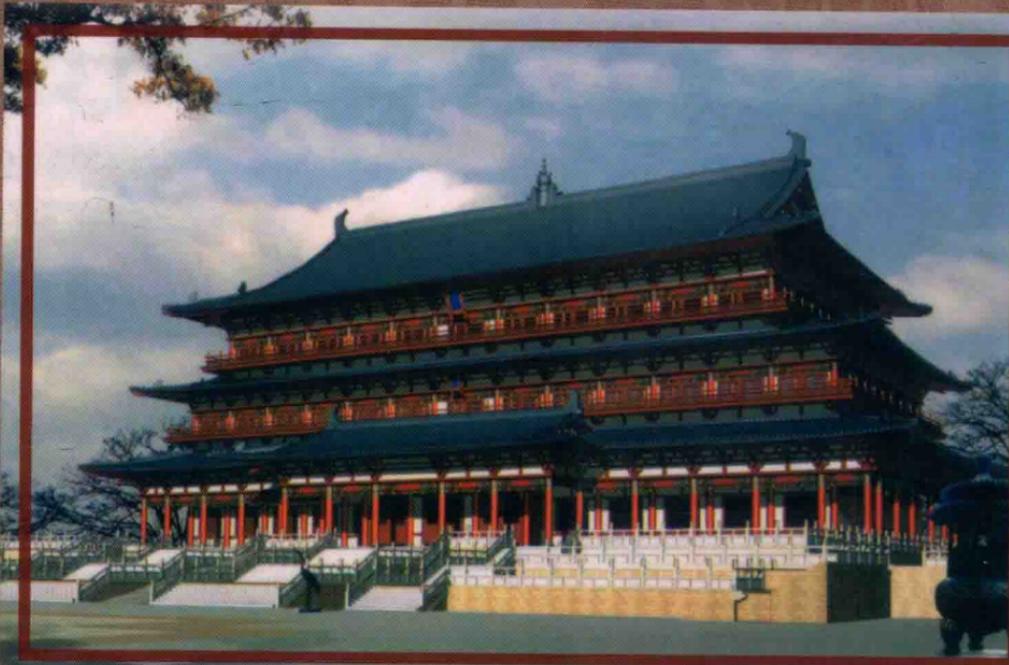


# 遼陽文史資料

第十二辑



政协辽阳市委员会  
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 遼陽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政协遼陽市委員會  
學習宣傳文史委員會編

2002年12月

## **辽阳市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

字数：15万 印册：1500

编印单位：辽阳市政协

印制：辽阳市委机关印刷厂

---

辽新内资J字〔2002〕第18号

**内部资料**

2002年12月31日

编 审：陈文毓  
刘英杰  
高元良  
主 编：尚尔增  
副 主 编：姜丽萍  
编 辑：刘 伟  
陈焕标  
封面设计 题字：高元良

# 目 录

完颜雍东京政变	邹宝库	(1)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前后	邹宝库	(5)
中日甲午战争辽阳保卫战	羽 飞	(13)
日俄辽阳会战	光 明	(20)
杜界雨传略	戴振亚	(26)
栗又文传略	戴羽飞	(52)
辽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冯基平	小 川	(72)
著名的史学家张博泉	戴鸿义	(86)
辽阳天主教	庄志学	(97)
辽阳关帝庙	王荫勋 陈焕标	(119)
清安寺洪愿尼姑	邹宝库	(127)
辽阳进士辑略	党凤山	(132)
信义商人——杨廷相	王荫勋 陈焕标	(145)
东京陵等村屯民众抵制盗卖国土的斗争	王继浩	(150)
记忆中的弓长岭矫正辅导院	李殿元	(155)
述旧社会蚕农受剥削情形	夏国桓	(178)
辽阳第一巨富马延禧	王荫勋	(189)
除夕惨案 ——伪满军队残害百姓罪行一瞥	夏国桓	(196)
记忆中的辽南胡匪	陈焕标	(205)

- 伪满汉奸——韦焕章 ..... 王荫勋 (213)  
李更头与丐中四怪 ..... 王荫勋 陈焕标 (220)  
庆阳村落小考 ..... 王继浩 (227)

# 完颜雍东京政变

邹宝库

远在十二世纪初，那是在南宋时期金正隆年间，处于时局动乱不安的年代，金世宗完颜雍乘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伐宋之机，“以议备贼事，召官属会清安寺”，（《金史·世宗本纪》）为名，在清安寺杀掉海陵王所派副留守高存福、推官李彦隆两个奸细，从此兵变，史称“东京政变”。

完颜雍，金朝第五代皇帝，在位二十九年，年号大定，原名乌禄，金太祖孙，父宗尧，即位前，任葛王，兵部尚书，后被海陵王降为中京留守，西京留守，最后在辽阳为东京留守。

海陵王完颜亮为巩固自己的帝位，在女真贵族中大杀反对派，并迁都燕京（今北京）。他一面大兴土木，重修北宋故都汴京城，一方面横征暴敛，准备大举南征伐宋。这就引起北方人民的不断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惶恐不安。

海陵王的暴政为完颜雍的东京政变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条件。完颜雍是海陵王的堂弟，16岁从军，深得他叔父完颜宗弼的赏识，并受到女真贵族的普遍赞扬，在战争中，他增长了军事才干，并且认识到必须坚持与南宋的和

平交往，才能巩固金朝在北方统治的道理。熙宗时，他开始进入中枢机关，任兵部尚书，时年 24 岁。海陵王当政后，完颜雍遭到排挤和歧视，外调为地方官，并多次迁官易职，由中京留守转燕京留守，再改任济南府尹，最后出任东京留守兼辽阳府尹。由于金朝统治重心南移，东京辽阳府地位下降，所以辽阳成为他积蓄个人势力的理想之区，政变之地。

当时在辽阳，渤海遗民势力很强。金初，阿骨打对辽阳渤海人以优礼相待，在他们中间实行猛安谋克制，历经 20 余年，致使渤海兵力发展惊人，有 5000 余户，胜兵 3 万。鉴于渤海兵骁勇多谋，有“三人渤海当一虎”的说法，所以熙宗对他们采取了分迁离散的政策，迁往山东等地。经此打击，辽阳渤海人元气大伤，做为一支民族力量，已经无望东山再起，只有走靠女真贵族重用以提高本族地位的道路，别无他途。渤海大族有大、高、张、李诸贵姓。完颜雍的生母李氏（贞懿皇后），就出于辽阳渤海世家，读书明礼，很有文化教养，曾对幼年的完颜雍以多方面的影响和教诲，完颜完尧死后，李氏不愿按女真旧俗改嫁，回到辽阳出家为尼，法号通慧圆明大师，熙宗敕建“大清安禅寺”。完颜雍调任东京留守后，62 岁的李氏以非凡的政治才能积极为其子赞画，完颜雍的舅父李石也极有谋力，已辞官回辽阳隐居。他成为完颜雍的重要谋士，为其网罗辽东的渤海大族和曷苏馆女真。渤海大族张姓又嫁女给完颜雍为次妻，所以张玄素，张汝弼也成了完颜雍的骨干。熟女真中的头人完颜福寿和独吉义也紧紧围绕完

颜雍。于是，完颜雍依仗太祖之孙的政治威望和个人的运筹，积蓄了可以拥兵起事的基本力量。

完颜雍手中原有一小部分军队，但不允许轻易动用。1161年，契丹牧民括里在咸平（今开原）起义，这为完颜雍调用军队提供了口实。在准备镇压括里起义时，完颜雍又把婆速路兵马总管完颜谋衍拢络过来，平空增加了5000兵力。

当海陵王准备大举南侵的时候，熟女真将士也被调往伐宋前线，万户完颜福寿所率熟女真士兵在山东泰安地区领得军资，武器装备后，便诱使将校北返，并会合高建忠，卢万家奴等将领，统兵2万，逃往关外，投奔完颜雍门下。这又增加了完颜雍的军事实力。

海陵王在南侵前，为防完颜雍谋变，派其内弟高存福为东京副留守，李彦隆为推官，监视完颜雍。1161年5月，完颜雍生母李氏病死于清安寺。完颜雍采取小办丧事的办法，并请李彦隆撰写通慧圆明大师塔铭，用以麻痹高存福等人。

九月，海陵王亲率60万大军分四路南征。十月渡淮，战争全面展开。此时，中都燕京兵力空虚，朝中无人，是完颜雍起兵的最佳时机，高存福、李彦隆也已察觉完颜雍的种种行迹，准备暗杀，不料被高存福的下人告密，于是，完颜雍采纳舅父李石建议，立即起事，选在广佑寺旧址的清安寺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诱杀高存福、李彦隆。随即于1161年11月7日，完颜雍在辽阳称帝，他就是金世宗。海陵王于采石被南卢允文战败，再加军中闻东

京政变，士气涣散，多欲北还。可是，海陵王顽固坚持留在南方前线，没有及时返回中都燕京，去镇压完颜雍的政变。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在瓜州渡龟崇山寺，海陵王被哗变金兵用乱箭射死，南侵战争因而结束。

大定政权建立后，女真元老主张世宗据守上京会宁府，这实际是建立地方割据政权。李石对此强烈反对，力主进军中都燕京，取海陵王而代之，夺取中央政权。完颜雍采纳了李石的建议，在十一月中旬，率军3万，由辽阳出发，进取中都燕京。由于海陵王已死，再由于完颜雍对海陵王朝的官员采取招抚政策，并下诏揭露海陵王十条罪恶，同时击败宋军，所以一路顺风。在十二月十九日进占燕京，夺取了全国中央政权。与宋订立“隆兴和议”，使宋金休战30年。金统治阶级内部动乱不安的局面得到了稳定，北方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金朝全盛时期，金世宗一时号为“小尧舜”。

金世宗完颜雍东京政变，之所以选在辽阳清安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但主要还是因其母李氏所居，死后办丧事不久，地点安全，不易泄密。这一事件，发生在古寺院里，历代罕见，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不仅载于史志，近代诸多史学家也无不论述。政变的发起者完颜雍称帝后，时时不忘，大定年间，多次巡幸辽阳清安寺，名载千秋。

#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前后

邹宝库

努尔哈赤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女真族的杰出领袖，后金国的创始人。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他在赫图阿拉（今新宾）即大汗位，建元天命，国号大金。为了区别于宋代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国，历史上称为后金。

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的政治欲望愈来愈大。1618年4月，他趁明神宗不理朝政，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兵马羸弱的时机以“七大恨”为借口，告天誓师，开始向明朝公开宣战。努尔哈赤率步骑2万，分兵两路向辽东明军发起进攻。

明朝政府为了安定辽东，决定发动进攻后金的大规模战争。明廷任用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起用前山海关总兵杜松，废将李如柏等，又从南方拼凑8万军队，开赴辽东，并会合朝鲜、叶赫的军队，总计10万余人，准备做孤注一掷的进攻。

杨镐到辽东后，经过9个月的准备，在辽阳演武场（今玉皇庙）阅兵后，决定分四路进攻后金。四路都直指赫图阿拉。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总兵力约10万人，诈称

47万，企图一举歼灭后金。

由于明军指挥错误，虽战马成群，火箭众多，但兵力分散，兵疲将骄，而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以寡敌众，士气旺盛，再加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变劣势为优势，集中6万精兵，攻破了萨尔浒的明军主力杜松军，史称“萨尔浒之战”，这是我国古代史上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获得大捷，由防御转为进攻，挥师挺进。明朝为了转变战局，任命熊廷弼代替杨镐为辽东经略，日夜兼程赴辽阳上任。朝廷腐败，以胆小不敢出击的罪名，又将熊廷弼撤职，派袁崇焕镇守辽东。袁上任后，由于盲目发兵，明军还没来得及出动，努尔哈赤大军乘机攻破沈阳，沈阳失守后，努尔哈赤又准备攻占辽阳。

战前，努尔哈赤听参事官范文程建言，明为无道，辽民苦其苛政，今上应天顺人，民之悦归，若旱望雨，全辽可得，守辽阳袁应泰为腐儒，乘今取之，可计日而下，则辽东诸城，不难取得。努尔哈赤闻言大悦，遂命文程从军。

当沈阳城被努尔哈赤一攻陷，明辽阳经略衙门告急，举火鸣炮，督饬将兵，登城固守，努尔哈赤既得沈阳，歇兵五日，命将所俘战利品，先行押送都城，谕令诸贝勒大臣，沈阳已拔，敌兵大败，今宜乘势，率众长驱，以取辽阳。辽阳为明经略所在地，辽东都司治所，辽东重镇，诸城之首。得此即得辽东，遂于1621年3月八旗兵出师，师至虎皮驿（今辽阳北十里河），明兵弃城而逃。袁应泰

闻警，当即督文武官吏，急作防守之策，并决开太子河水，进入城壕，东西作两闸口，一引水入，一壅水使不得外泄，沟沿列枪炮火器，兵环四面，守卫甚严。此时努尔哈赤八旗大兵已至辽阳城东南，渡河未竟，侦兵急告，城之西北，有敌兵来，为数甚多，原来是明总兵李怀信、侯世禄、蔡国柱、姜弼、童仲揆等，奉经略袁应泰的急檄，率领兵马四五万人，来城外五里，结寨安营，与守城兵互为应援，努尔哈赤见此，派左翼四旗兵往击，四贝勒以敌众，自请进战，努尔哈赤劝止：“我已令左翼往击，汝勿前进，可率右翼兵驻城旁以监视。”四贝勒力请，监视敌城，后来到两红旗兵，遂领所部护军前进。努尔哈赤恐有失误，命两黄旗护军往助。四贝勒统领所部，直冲明营之左，明兵发炮应战，四贝勒奋力突击，迫其营垒，明兵阵营遂摇动。此时努尔哈赤所派之左翼兵，也同时奋力杀到，两军夹击，明兵大乱奔溃，四贝勒乘胜追击六十余里，直至鞍山乃还。

当两军交战时，城内明兵，冲出霸占肃靖门（北城西门），本想援助城外接战之明兵，无奈努尔哈赤早已安下监视队，一阵堵杀，明兵不能如愿，只得依然退入城内。但是门小人多，争相挤入，以至填塞门洞之中，人马自相践踏，死者相枕藉。自此明兵遂不敢再出。努尔哈赤因时天晚，命令收军。在城南七里外驻营。次日努尔哈赤乘马，率领众将，绕城观察形势，谕诸贝勒大臣，观绕城之水，西有闸口，可令左翼兵掘之，东有水口，以右翼兵塞之。壕水既竭，其城可破。于是分派军士，以楯车，前往

冒死掘塞闸口，但是明军方面，把这两闸口，保卫得十分严密。由于没有丝毫空隙，虽抢掘多次，但明兵炮火，如冰雹骤雨一般，一刻也不停止，所以左翼掘闸将校，派人速告努尔哈赤，掘闸口甚难，损失亦大，不如夺桥易。努尔哈赤说，桥可夺，如得，急来告我。当进攻此门，壅塞水口之决死队，已然成功，水势顿减，右翼四旗之棉甲前锋军，遂乘势布列楯车，进击东门外之明兵，炮火连天，喊杀震地，鏖战多时。右翼楯车，已渡过壕沟，杀在一处，这时又来红甲护军二百人，两白旗千人，一齐参加战斗。明兵支持不住，其骑兵先遁，各贝勒所率白甲护军，又继续掩至。明步军亦被射退，望城而奔。大兵从后纵击，直至东门之外，明兵死者甚众，左翼之掘水闸者，已改变方略，迳夺武精门外的壕桥，果然比掘闸容易。因为明兵偏重闸口，没想到敌兵竟敢夺桥。所以堵截不住，壕桥竟失。两军遂在城厢之下，演成了巷战。怪物一般的楯车云梯，也在城脚下竖起来了。城上守兵一见，火箭火罐以及足以摧毁云梯之物一齐由城上抛下，云梯楯车之着火者，以及军士被打杀烧伤者，不计其数。但是前仆后继，凡得手的，便如捷猱飞鸟一般，相继登城。拔出短刀，在城上白兵搏战，于是辽阳西面城堞全得。把住了城之两隅。这时右翼之攻北面者，亦皆下马步行，运搬土石，填平了几处壕堑，节节逼近城垣，日将暮，努尔哈赤听说左翼兵已登城，遂撤攻城兵，以利登城之众。虽然是一面，已上城，差不多已等于攻陷，因为城外守禦全失，只有城内兵将，已是无济于事了。此时城内明兵，慌了手脚。是

夜。明道员牛维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栋、户部郎中傅国等，见事不佳，相继缒城而遁，因而城内大乱，直到天明，城门已不能闭守，辽阳遂陷。这时明经略袁应泰，还在东北隅之镇远楼督兵拒战，见城破，因谓御史张铨：“君无守城责，可以去”。语毕，佩印剑自缢死。其仆抱尸痛哭，遂焚楼从死，仆名唐世明，其余文武官吏，死事战歿者，载在清史。惟御史张铨被擒，四贝勒喜其人，惜其才，援引古今，劝其投降。铨说，我所以不死，恐城官民悉坐涂炭，今城中已安，我若不死，不特青史遗丧节之名，即我老母弱息，皆不免受唾骂，言念及此，虽然不死，不可得，终不从。众见其坚持一死，乃往告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说，彼若知天命来归，宜优礼厚遇，今战而被擒，生又非其所愿，以求死之人，而我养之，岂能为我用。宜遂其志。四贝勒依然不欲铨死。反复开导，仍不从，乃听其死，而厚葬。

辽阳既下，当日正午，努尔哈赤率众人入城，商民人家，悬灯结彩，欢呼万岁，妇女亦皆盛装出观，没有一点惊惧样子，好像早已料定必有此日，皆因平日人民早已归心，便是努尔哈赤。辽东百姓，耳口相传，已是成了一家，所以虽是妇女，心中不但不怕，反倒都想瞻仰瞻仰努尔哈赤，到底是怎样一位英雄人物，如果平日把老百姓也当敌人一般看待，纵虎狼之众，四出抢掠，凭仗武力，无恶不作，不用说老百姓心里自有算计，不能心服，范文程、宁完我那样有才略的人，也决不能委身称臣，划谋献策。看辽东民众那样欢迎努尔哈赤，就可以知道恩结善

待，匪伊相夕了。

辽阳既下以后，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无问官民，一律投降，都做了努尔哈赤的子民。这也可以证明努尔哈赤建立王业，统一全国，不必全用武力。

努尔哈赤既入辽阳，一反明官不合理的政令，释狱囚，从新办理讼诉，凡明官之被夺职者，复原官，又发帑银布帛，凡总兵以下，以及士卒民众，无不颁给，又命第十子德格类，侄介桑古，偕八旗大臣，率兵千人，巡视各地，安抚人民，所至悦服。

努尔哈赤驻辽阳城是三月二十一日的事。到了四月初旬，兵后的事，也都料理完竣。努尔哈赤便有意迁都辽阳，为久远之计，只是不知贝勒大臣意见如何，所以特地把大家召来了来，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努尔哈赤说，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今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都城耶。诸贝勒大臣，因为都在兴京（今新宾）住惯了，并且家屋财产、田土牛马，都在彼处，辽阳虽称重镇，但是除了少数的商民，只有一座残破不全的古城，迁居此处，那是何等的不方便。所以他们皆愿仍回都城，为目前计，诸贝勒大臣回都之见，也未尝不是。不过往久远一想，那未免见识太狭了。当初楚项羽得了关中诸地，不自建都咸阳，却说富贵不归故乡。把大好山河，拱手让与汉王，这是何等的失计。诸贝勒回都之见，恐怕也跟项羽差不多。所以努尔哈赤说，国之所重，土地人民，假若我兵一还，则辽阳必复为敌兵所据守。城堡居民，亦必悉匿山谷，不复为我有。弃已得之疆土，失已附之民众。他日征讨，非计之

得，且辽东为明国，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地。天既与我，即宜居之，否则必有后患，诸贝勒大臣见说，茅塞顿开，皆赞迁都之议。

再说明廷那一方面事，自从辽阳失守，经略袁应泰死事的消息，传入北京，朝廷震骇，莫知所措，阁臣刘一燝大叫，使熊廷弼在辽，必不至此，立刻对于当初弹劾熊廷弼的诸人，太没面子。明天启帝，到了此时，也深悔熊廷弼之非。忙降急旨，起廷弼于家，仍使为经略，同时擢王化贞为巡抚。这位化贞先生，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时蒙古察哈尔诸部，乘机窥寨下，化贞力主怀柔，并请发帑银百万两，以款之，以战之敌。蒙古诸部，甚感化贞，相约不动，林丹汗与努尔哈赤书，倍极骄慢，即在此时，及朱童蒙查勘辽事，也说化贞有才，深得人心，所以明廷于辽沈相继失陷后，立化贞为巡抚。把辽西之事，全部托付与他。并且言听计从，这也是因为辽阳陷落后，人人都以为辽西必不能保，但是化贞一方面激励士卒，一方面联络蒙古，提弱卒以守孤城。毫无畏葸之状，因之人心大安。他的威望，也越大了，但是他的才干，实在不如廷弼，迂阔万分。廷弼本来不应当与他共事，不想牵就多时，卒受其累，至于杀身，这未免太可惜了。廷弼遵旨入朝之后，首请罢免言官，帝不许，于是廷弼及建言三方布置之策。所谓三方者，广宁用重骑兵，于辽河沿岸，列置壁垒。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经略置于山海关，以节制三方，明廷一一嘉纳，廷